

重錄總 秋官侍郎 葛 快

學士 張 四

分 校官 編 諸 自 張 四

書 寫 儒 士 生 張 祝 奇

幽 照 監 主 戶 單 三 醫

出 佛 定 立

永樂大典卷之三十七

九真

人

君人

慎子君人篇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則誅賞奪與從君心出矣然則受賞者雖望多無窮受罰者雖望輕無已民之所信

者法也今在賞者欲多在罰者欲少無法以限之則不知所論矣雖極聰明以窮輕重盡心以班奪與夫何解於志望矣哉君舍法而以心裁輕重則是同功殊罰也怨之所由生也是以分馬者之用策分田者之用鈞也非以鈞策為過人智也所以去私塞欲也故曰大君任法而弗躬為則事斷於法矣法之所加各以其分家其賞罰而無望於君也是以怨不生而上下和矣

天辨在人

春秋繁露天辨在人篇難者曰陰陽之會一歲再過於南方者以中夏過於北方者以中冬冬喪物之氣也則

其會於是何如金木水火各奉其所主以從陰陽相與壹力而併功其實非獨陰陽也然而陰陽因之以起助其所主故少陽因木而起助春之生

也。太陽因火而起助夏之養也。少陰因金而起助秋之成也。太陰因水而起助冬之藏也。陰雖與水并氣而合冬其實不同。故水獨有養而陰不與焉。是以陰陽會於中冬者。非其喪也。春愛志也。夏樂志也。秋嚴志也。冬哀志也。故愛而有嚴。樂而有哀。四時之則也。喜怒之禍。哀樂之義。不獨在人。亦在於天。而春夏之陽。秋冬之陰。不獨在天。亦在於人。人無春氣何以博愛而容衆。人無秋氣何以立嚴而成功。人無夏氣何以盛養而樂生。人無冬氣何以哀犯而恤喪。天無喜氣亦何以煖而春生育。天無怒氣亦何以清而秋殺就。天無樂氣亦何以疎陽而夏養長。天無哀氣亦何以激陰而冬閉藏。故曰天乃有喜怒哀樂之行。人亦有春夏秋冬夏之氣者。合類之謂也。匹夫雖賤而可以見德刑之用矣。是故陰陽之行終各六月。遠近同度。而所在異處。陰之行春居東方。秋居西方。夏居空右。冬居空左。夏居空下。冬居空上。此陰之常處也。陽之行春居上。冬居下。此陽之常處也。陰終歲四移而陽常居實。非親陽而疎陰。實作疎陰。任德而遠刑。與天之志常直。陰空處稍取之以為助。故刑者德之牽。陰者陽之助也。陽者歲之主也。天下之昆蟲隨陰而出入。天下之草木隨陽而生落。天下之三王隨陽而改正。天下之尊卑隨陽而序位。切者居陽之所。老者居陽之所。老貴者居

陽之所盛。賤者當陽之所衰。藏者言其不得當陽。而當陽者臣子也。陽者君父是也。故人主南面以陽為位也。陽貴而陰賤。天之刑也。禮之尚右。非尚陰也。敬老陽而尊成功也。

慎人

呂氏春秋慎人篇。慎人一作順人。六曰功名大立。天也。為是故因不慎其人不可。推之於天下。後慎其為人。修仁義。故曰不可。

也。夫舜遇堯。天也。舜耕於歷山。閭於河濱。釣於雷澤。因作九器。天下說之。旁士從之。人也。夫禹遇舜。天也。禹周於天下以求賢者。事利黔首。事治也。首民也。鯀水潦川澤之滯。壅塞可通者。禹盡為之。人也。夫湯遇桀。武遇紂。天也。湯武修身積善為義。以憂苦於民也。昔者也。舜之耕漁。其賢不自與為天子同。同辭也。其未遇時也。以其徒為傭。地財取水利。地財五穀。水利。渰渰。編蒲葦。結罟網。手足胼胝不居。居止然後免於凍餒之患。患雖也。其遇時也。登為天子。賢士歸之。萬民譽之。丈夫女子。振振殷殷。無不戴說。振振殷殷。衆友之盛。舜自為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見盡有之也。盡有之。賢非加也。加益也。盡無之。賢非損也。損減時使然也。百里奚之未遇時也。亡號而虜晉。張富為虞。百里奚為臣也。傳曰。

伐虜獲其大夫井伯以腰秦繆公嫌孟子曰百里奚與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虜宮之奇諫之百里奚和虞公之不可諫也而去之秦此云亡號誤矣楊子雲恨不及其時車載其金飯牛於秦傳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技得而說之公孫技秦大夫子桑獻諸繆公三日請屬事焉獻退也請以大大職事屬付百里奚也繆公曰買五羊之皮而屬事焉無乃天下笑乎公孫技對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讓賢而下之臣之忠也下避也君為明君臣為忠臣彼信賢境內將服敵國且畏太雖暇笑哉繆公遂用之謀無不實舉必有功非加賢也使百里奚雖賢無德繆公必無此名矣今焉知世之無百里奚哉故人主之欲求士者不可不務博也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食藜藿不糝宰予備矣備當作憊憊憊也論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對曰祖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此之謂也故曰宰予憊矣孔子弦歌於室顏回擇菜於外子路與子貢相與而言曰夫子逐於魯削迹於衛伐一作技樹於宋窮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不禁藉猶辱也夫子弦歌鼓舞未嘗絕音蓋君子之無所醜也若此乎應猶耻也顏回無以對人以告孔子孔子慨然推琴喟然而嘆之曰由與賜小人

也。召吾語之。子路與子貢入。子貢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達於道之謂達。窮於道之為窮。論語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困窮。小人窮斯濫矣。今丘也拘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所以何窮之謂。言不窮於道也。故內省而不疚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露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泰水遇霜雪皆凋。喻小人遭亂世無以自免。松柏喻君子而能茂盛也。論語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此之謂也。昔桓公得之莒。文公得之曹。越王得之會稽。新桓公遭無知之亂。出奔莒。晉文公遭驪姬之讒。出過曹。越王勾踐與吳戰而敗。棲於會稽之山。卒皆享國矣。後其跡為霸君。故曰得之。陳蔡之厄。於丘其幸乎。孔子烈然返瑟而弦。送更也。更取瑟而弦。喻子路抗然執干而舞。干。補也。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不知地之下也。高下喻廣大也。言不能知孔子聖德之如天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樂其道也。達亦樂。樂兼善天下也。所樂非窮達也。言樂道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此近喻身也。言得道之人不為窮挫。不為達樂。故一之也。為寒暑風雨之序矣。寒暑陰陽也。陰陽和風雨序也。聖人法天地。順陰陽。故能不為窮達變其節也。故許由虞丘頡陽。真樂也。頡水之北。曰陽。乾天下而不屈於光。養志於箕山。山在頡水之北。故曰樂乎頡陽也。

而共伯得乎共首。共。國。伯。實。也。兼。其。國。治。於。共。首。山。而。得。其。志。也。不。知。出。何。書。也。

求人

呂氏春秋求人篇。求人五曰。身定國安天下治。必賢人。身者。國之本也。管子曰。本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曰身定國安而治。

賢人也。古之有天下也者。七十一聖。觀於春秋自魯隱公以至哀公十有二世。其所以得之。所以失之。其術一也。得賢人國無不安。名無不榮。失賢人國無不危。名無不辱。先王之索賢人無不以也。以用也。極卑極賤。極遠極勞。虞用宮之奇。吳用伍子胥之言。此二國者。雖至於今存可也。則是國可壽也。有能益人之壽者。則人莫不願。一作事之。今壽國有道。而若人者而不求。過矣。堯傳天下於舜。禮之諸侯。妻以二女。臣以十子。身請北面朝之。至卑也。齊布衣也。故曰至卑。伊尹庖廚之臣也。傳說殷之胥靡也。胥靡刑罪之名也。皆上相天子。至賤也。禹東至搏木之地。日出九津青羌之野。搏木。太木之津崖也。淮南子曰。日出陽谷。青羌。東方之野也。攢樹之所。搭天之山。山高至天也。鳥谷青丘之鄉。黑齒之國。東方其人齒黑。因曰齒黑之國也。南至交趾。孫攢續補之國。丹粟漆樹沸水漂漂九陽之山。南方積陽。陽數極於九。故曰九陽之山也。羽人裸民之處。不死之鄉。羽人鳥喙。皆

上有羽異。裸民。不衣衣衾也。鄉。亦國也。西至三危之國。巫山之下。飲露吸
氣之民。積金之山。飲露吸氣養形人也。西方剛氣所在。故曰積金之山也。
共肱一臂三面之鄉。北至人止之國。夏海之窮。衡山之上。今正北極之國
也。夏海。大冥也。北方純陰。故曰大冥之中。處衡山之北極之山也。犬戎之
國。夸父之野。禹種之所。積水積石之山。不有懈墜。犬戎。西戎之別也。夸父
獸名也。禹種。天神也。之所處也。積水。謂海也。積石。山名也。經管行之不懈
墜休息也。憂其黔首。顏色黎黑。竅藏不通。病也。步不相過。罷也。以求賢人
欲盡地利。至勞也。地利。嘉穀也。至大也。事功曰勞。得陶化益員。窺橫革之
交。五人位焉。故功績銘乎金石。金。鍾鼎也。石。在豐碑也。著於盤盂。盤盂之器
皆銘其功。昔者光朝許由於滹澤之中。曰。十日出而焦火不息。不亦勞乎。
夫子為天子。而天下已治矣。夫子。謂許由也。請驚天下於夫子。許由辭曰。
為天下之不治與。而既已治矣。自為與。啁噍巢於林。不過一枝。目。為己
也。與却也。啁噍。小鳥也。巢。蔭也。惟息也。啁音超。惟鼠飲於河。不過滿腹。歸
已。若手滿腹。不亦餘也。蟠終也。惡用天下。惡。安也。遂之箕山之下。潁水之
陽。耕而食。箕山。在潁川陽城之西。水北曰陽也。終身無經天下之色。經。積
理也。故賢主之於賢者也。物莫之妨。不以物故。妨。害賢者。戚愛習故。戚。親。

也。不以害之。故賢者聚焉。賢者所聚。天地不懷。鬼神不害。人事不謀。人不以姦邪謀之也。此五常之本事也。臯子衆疑取國。君南宮度。孔伯產。而衆口止。臯子。賢者也。其取國。告度。度乃止。安度其後之賢者也。其事不與詩相連也。臯子衆疑。計由欲取國也。晉人欲攻鄭。令叔嚮聘焉。視其有人與衆人。視其有無賢人也。子產爲之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宜無他士。叔嚮歸曰。鄭有人。子產在焉。不可攻也。秦荆迨。其詩有異心。不可攻也。鄭迨秦與荆也。其詩云。子不我思。宜無他士。將事秦荆。故曰有異心。不可攻也。晉人乃輟攻鄭。輟。止也。孔子曰。詩云。無競維人。子產一稱而鄭國免。詩大雅抑之二章也。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無競。競也。國之強。惟在得人。故曰鄭國免其難也。

陰陽二十五人

黃帝素問黃帝曰。余聞陰陽之人何如。伯高曰。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于五人。亦應之故五

五二十五人之政。而陰陽之人不異焉。其態又不合于衆者五。余已知之矣。願聞二十五人之形。血氣之所生。別而以候從。外知內何如。岐伯曰。悉乎哉問也。此先師之祕也。雖伯高猶不能明之也。黃帝避席逡循而却曰。余聞之。得其人弗教。是謂重失。得而洩之。天將厭之。余願得而明之。金匱

藏之不敢揚之。岐伯曰：先立五形。金木水火土。別其五色。異其五形之合。而二十五人具矣。黃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慎之慎之。臣請言之。木形之人。比於上角。似於蒼帝。其為人蒼色。小頭長面。天肩背直身。小手足好有才。勞心少力。多憂勞於事。能春夏不能秋冬。感而病生足。厥陰佗佗然。大角之人。比於左足少陽。少陽之上遺遺然。左角之人。比於右足少陽。少陽之下隨隨然。一曰少角。缺角之人。比於右足少陽。少陽之上推推然。一曰右角。判角之人。比於左足少陽。少陽之下枯枯然。火形之人。比於上徵。似於赤帝。其為人赤色。廣肩脫面小頭。好肩背解腰。小手足行安地。疾心行搖。肩背肉滿有氣。輕財少信多慮。見事明。好顏色。心不壽暴死。能春夏不能秋冬。秋冬感而病生手。少陰核核然。質徵之人。比於左手太陽。太陽之上肌肌然。一曰質之人。一曰大徵。少徵之人。比於右手太陽。太陽之下惛惛然。右徵之人。比於右手太陽。太陽之上鯨鯨然。一曰鯨然。質判之人。比於左足太陽。太陽之下支支順順然。一曰質徵土形之人。比於上宮。似於上古黃帝。其為人黃色。圓面大頭。美肩背大腹。美股脛。小手足多肉。上下相稱。行安地。舉足浮安。心好利。人不喜權勢。善附人也。能秋冬不能春夏。春夏感而病生足。太陰敦敦然。大宮之人。比於左足

陽明陽明之上婉婉然。加宮之人比於左足陽明陽明之下坎坎然。一曰表之人少宮之人比於右足陽明陽明之上樞樞然。左宮之人比於右足陽明陽明之下兀兀然。一曰表之人。一曰陽明之上。金形之人比於上商。似於白帝。其為人方面白色。小頭小肩背。小腹小手足。如骨發踵。外骨輕身清廉。急心靜悍。善為吏。能秋冬不能春夏。春夏感而病生。手大陰敦敦然。欽商之人比於左手陽明陽明之上廉廉然。左商之人比於左手陽明陽明之下脫脫然。右商之人比於右手陽明陽明之上監監然。小商之人比於右手陽明陽明之下嚴嚴然。水形之人比於上羽。似於黑帝。其為人黑色。面不平。大頭廉順。小肩大腹。動手足。發行搖身。下尻長背。延延然不敬畏。善欺始人戮死。能秋冬不能春夏。春夏感而病生。足少陰汗汗然。大羽之人比於右足太陽太陽之上頰頰然。小羽之人比於左足太陽太陽之下紆紆然。衆之為人比於右足太陽太陽之上安安然。是下潔潔然。一曰加之人。極之為人比於左足太陽太陽之上安安然。是故五形之人。二十五變者。衆之所以相欺者是也。黃帝曰。得其形不得其色何如。岐伯曰。形勝色。色勝形者。至其勝時年加感則病行。失則憂矣。形色相得者。富貴大樂。黃帝曰。其相勝之時年加可知乎。岐伯曰。凡年忌下

上之人。大忌常加七歲。十六歲。二十五歲。三十四歲。四十三歲。五十二歲。六十一歲。皆人之大忌。不可自安也。感則病行。失則憂矣。當此之時。無為姦事。是謂幸也。黃帝曰。天子之言脉之上下。血氣之候。以知形氣奈何。岐伯曰。足陽明之上血氣盛。則髯美長。血少氣多。則髯短。故氣少血多。則髯少。血氣皆少。則無髯。兩吻多。盡足陽明之下血氣盛。則下毛美長。至胃。血多氣少。則下毛美短。至臍。行則善高舉。足及指少肉。足善寒。血少氣多。則肉而善癢。血氣皆少。則無毛。有則稀枯悴。善痿厥。足痺。足少陽之上。氣血盛。則通髯美長。血多氣少。則通髯美短。血少氣多。則少髯。血氣皆少。則無髯。感於寒濕。則善痺。骨痛爪枯也。足少陽之下血盛。則脰毛美長。外踝肥。血多氣少。則脰毛美短。外踝皮堅而厚。血少氣多。則脰毛少。外踝皮薄而軟。血氣皆少。則無毛。外踝瘦無肉。足太陽之上血氣盛。則美眉。眉有毫毛。血多氣少。則惡眉。面多少理。血少氣多。則面多肉。血氣和。則美色。足太陰之下血氣盛。則跟肉滿。理堅。氣少血多。則瘦跟空。血氣皆少。則善轉筋。踵下痛。手陽明之上血氣盛。則髭美。血少氣多。則髭惡。血氣皆少。則無髭。手陽明之下血氣盛。則腋下毛美。手魚肉以溫。氣血皆少。則手瘦以寒。手少陽之上血氣盛。則眉美以長。耳色美。血氣皆少。則耳焦惡色。手少陽之下

血氣盛則手捲多肉以溫。血氣皆少則寒以瘦。氣少血多則瘦以多脉。手太陽之上血氣盛則有多鬚面多肉以平。血氣皆少則面多肉以平。血氣皆少則面瘦惡色。手太陽之下血氣盛則掌肉充滿。血氣皆少則掌瘦以寒。黃帝曰二十五人者刺之有約半。岐伯曰美眉者足太陽之脉氣血多。惡眉者血氣少。其肥而澤者血氣有餘。肥而不澤者氣有餘血不足。瘦而無澤者氣血俱不足。審察其形氣有餘不足而調之。可以知逆順矣。黃帝曰刺其諸陰陽奈何。岐伯曰按其寸口人迎以調陰陽。切循其經絡之凝滯結而不通者。此於身皆為痛癢。甚則不行。故凝滯凝滯者致氣以溫之。血和乃止。其結絡者脉結血不和。決之乃行。故曰氣有餘於上者導而下之。氣不足於上者推而休之。其指留不至者因而迎之。必明於經隧乃能持之。寒與熱爭者導而行之。其宛陳血不結者則而予之。必先明知二十五人則血氣之所在左右上下刺約畢也。

武人

山名淮南鴻烈解雜案武人在西北陬。皆日所入之山名也。

州人

地名經子法語荀子州人舉太公於州人

任人

杜預釋例周地闕

陽人

史記秦本紀莊襄王元年東周君與諸侯謀秦秦使相國呂不韋誅之盡入其國秦

不絕其祀。以陽人地賜周君奉其祭祀。注。地理志。河南。梁。有陽人。後漢書。孫堅傳。堅討董卓。移也。梁東。大禹。卓軍所破。堅復收散卒。進也。

陽人。柏人。

縣名。左傳。哀公四年。趙鞅圍邯鄲。降荀寅。奔解。解。虞。納荀寅于柏人。注。柏人。晉邑。西漢書地理志。柏人。縣名。屬趙國。注。

晉曰。壽仁。劉子。鄙名。麓。亭名。柏人。漢后夜適。注。漢后。是漢高祖也。夜適。柏人。亭。必宿。則曰。此是何亭。左右曰。此名柏人亭。高祖曰。若名柏人亭。適適。

於人。事須急去。去後。果使客來。欲害高祖。至日。尋覓不見。乃是能人。賈高。正逆。恐其罪。不以為恐也。

道人。

西漢書地理志。道人。縣名。屬太康。

屬代郡。注。蔡曰。道。仁。師。古曰。本有仙人。遊其地。因以為名。

後人。

西漢書地理志。後人。縣名。屬太康郡。注。如淳曰。自立。康及。師古曰。又。

安人。

隋書地理志。安人。縣。舊曰臨西。開皇十八年改名焉。

淳人。

隋書地理志。淳人。縣。開皇十九年置。

寧人。

隋書地理志。寧人。縣。開皇十五年置。曰安人。十八年改名焉。

燧人氏。

古三墳書。燧人氏。有巢子也。生而神靈。教人炮食。鑽木取火。天下生靈尊事之。始有日中之市。交易其物。有傳教之臺。有。

結繩之政。書一太易。本通姓氏之後也。易通卦驗。燧皇始出。握機炬表計。冥圖其刻曰。蒼渠通靈。應注注曰。炬。法也。燧皇。世謂燧人在伏。前作其。國謂之計真。時無土刻石。而謂之耳。刻曰。蒼精渠者。之人能通神靈之意也。尚書大傳。燧人為燧皇。燧人以火紀。火陽也。陽尊。故託燧皇於天。古史考古之初。人吃露精。食草木實。穴居野處。山居則食鳥獸。水其羽皮飲血茹毛。近水則食魚鼈螺蛤。木有火化腥臊。多害勝買。於是有聖人以火德王。造作鑽燧。出火教人熟食。鑄金作刃。民人大悅。號曰燧人。王子年拾遺記。遊明國有大樹名遂。屈盤萬頃。後世有聖人遊日月之外。至於其國。息此樹下。有鳥啄葉然火出。聖人感焉。因用小枝鑽火。號燧人氏。

巫人

羅泌路史高辛紀。巫人封巫為巫氏。生戴民。戴民盼姓。

王人

元和姓纂風俗通。王人。子突之後。因氏焉。漢有安平太守王人寧公。羅泌路史高辛氏紀。家平陽為王人氏。

左人

羅泌路史黃帝紀。夷彭紀姓。其子始封於采。是為左人有氏。

左人郢

史記仲尼弟子左人郢。魯人。廟學典禮。宋高宗製伯彼臨淄。左行獨賢。踰蹤十哲。秀穎三千。心悅誠服。家至戶傳。樂只君

子。文聲益宣。宋刑部尚書邊歸謙。建隆鳳德既衰。龍戰于野。方領團冠。孰敦儒雅。平平子衡。晝夜無捨。張我國維。是稱達者。宋尚書祠部員外郎

直集賢院石中立。祥符儲備善談。從師希聖。崇仁厲義。奚其為政。書脩道隆。終古斯盛。與儒建侯。彰我休命。

聞人

元和姓纂風俗通云。少正卯。魯之聞人。其後遂以聞人為氏。西漢書儒林傳。右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右氏曲臺記。授沛聞人通

漢子方。以太子舍人論石渠。至中山中尉如淳曰。聞人。姓也。古通漢字子方。

聞人譽

宋劉行簡著漢集宋故聞人府君墓誌銘。余曩以柱史失職。罪黜寓家德清。暇日浮扁舟。訪川巖於鄰邑。中流遇

風。命撐舟傍村墅。暮夜不得所棲。問亭傳曰。無有。獨酒壚在焉。問主壚焉。誰曰。聞人君長者也。余得假宿。訪主人曰。適他墅矣。質明將興。則奴奉匪

在戶外。余沃盥僮僕。君出迎有禮貌。自言昨暮無他適。蓋窺公於屏間。識公非塵凡人也。固欲飯余。具甚設。自是識君。率間歲一相過。坐客有及求

田事者。余以素無金謝之。君竊聽。若不聞。閱數日。持券來曰。鄉公與客諸田事。尋物色其處。以貲錢千兩。公得之。余登謝。不敢留者七八。君曰。他日以直歸。我未晚也。如是十餘年。僅能償半。余刺促不自安。君無半辭。及之一日。扶羸過余。曰。吾得疾且病。故來取別。火之。出筆札相授。曰。鄉所負已折券。懼吾子若孫不察吾意。或相督取。余曰。自吾居里閭。雖甚困。不貸人一錢。所見士大夫。有急叩人門。雖甚薄少。不可得。今君捐數十萬錢。不取如棄涕唾。授受之際。不應如是之輕。君以筆札抵案。徑不返顧。余愧其意。每從人言之。知君者。皆云。聞人君樂善好義。辭氣質直。不為表襮。意所欲必為之。類此類。然非余意也。念終當償之。又三歲。而君卒。其子頌。袖書來乞銘。余固欲表其事。不復辭。且使後人知君所為。可繫見也。君諱譽。字聲甫。世居湖州之武康。曾大父永天。父億。父濟。君未嘗業儒。而舉動不愆於禮義。奉親孝謹。承顏順指。生事死葬。無毫髮可恨。鄉里稱焉。賑貧恤孤。不見所難。自幼至老。窮意浮屠氏之學。以精進布施為實行。建殿闢嚴像設者十數。誦內典。飯粥流。不可以數計。名山楊梁。魔廟。與通衢徑街。並巖陰仄。應布輿。雖綿亘甚遠。皆獨任之。行路受其賜。平時多從方外有道者游。晚歲若有得。臨終索湯沐。炷香歛念。語傍觀曰。聞人有道行與否。在今日。